

十大考古领队说

众里寻他千百度

——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考古发掘记

李龙彬 罗鹏

2023年6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批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我们在服务城市更新的同时，加强绍兴地区地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勘探、发掘与保护。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当属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的发现——包括稽中遗址和塔山和畅坊遗址两个考古发掘项目。

众里寻他：初见地下大型木构

稽山中学位于绍兴古城南部，投醪河畔，原为宋元明清时期绍兴府学所在地。2023年学校进行改扩建工程，8月1日下午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金水福在幼翁山西侧步道发现一方南宋陆游撰写的《绍兴府修学记》残碑及数块石板，考虑到文物安全，李龙彬所长将这个信息转发给市文物局文物处马峰燕处长。后经多方确认，残碑确为陆游所书，残碑的出土印证了文献记载今稽山中学所在即为北宋时期绍兴府学故地。为全面掌握工程进度与地下文物分布情况，8月底，市文物处与市考古所人员再次赴现场调查，采集到少量唐宋越窑青瓷残片以及少量汉代和越国时期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片。

9月25日，有人报告稽山中学施工挖出了大木头，随即组织人员冒雨赶往稽山中学，确认地层中存在大量木构设施；后经市文物局组织现场勘查，大家一致判断地下应有古遗址存在，拟要求建设单位稽山中学立即停工，配合做好下一步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田野考古：从汉六朝官署到越国王宫

2024年2月，春节刚过，考古队正式进场，开始清理地表即出土大量宋代、唐代、隋代青瓷，部分保存完整。继续向下发掘，至距地表约3.5米深处，汉六朝时期的瓦当、板瓦、简瓦成片涌现，包括云纹瓦当和兽面瓦当——按以往考古经验，此类高等级瓦件仅见于官署建筑。考古人员当即判断此处可能存在汉代大型官署。官署建筑柱子呈圆形，排列规整，间隔分布；南北两侧各发现一排井，大家期待下面应有战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

5月底开始，在汉代建筑空隙下挖50厘米至1米后，越国木构终于显现。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其一，越国木构水井。井径80厘米，高达2米，由整木外皮抛光后中间剖开凿空，再以锡钉拼合而成；其二，础板立柱。大木板长1.8米、宽1.2米、厚0.16至0.2米，四角穿孔，上立方木柱（柱径20厘米）。类似的础板立柱呈南北向排列，间隔约4米，目前已发现四十余块；其三，“筏状木构基础”。圆木纵横叠压，状如木筏，最多叠至六层，基础上尚竖立三根以上木柱。类似的筏状基础至少发现十四组，东西延伸长达80米，显然是越国大型建筑的台基基础。除根据地层和包含物判断遗迹年代外，我们还对揭露的木材提取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主要为距今约2500年的越国时期和距今2000年的两汉时期。由此我们最终确认：该地存在越国大型木构建筑，且汉代官署建筑直接叠压在越国建筑台基之上，部分汉代建筑甚至沿用了越国的木料。

定性分析：文献让遗址“开口说话”

两个遗址发掘过程中，文献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代地层中出土一枚木刺——相当于古代的拜帖名片。其上以汉隶墨书：弟子会稽张龙 诣门下 山阴尹伯龙。“会稽”与“山阴”两地名上一次同时出现，是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而此木刺与三国朱然墓所出同类物一致，初步判断年代为三国孙吴时期，早于东晋。这是绍兴考古出土文献记载本地地名年代最早的文物。木刺的出现表明使用者身份等级颇高。

此外，还发现了大量“会稽郡壁”铭文砖——系专门定烧的官署用砖，此前从未见于别处，明确指向汉六朝会稽郡官署建筑。后来又出土了“山阴丞印”封泥。秦汉文书以竹简书写，完成后用封检密封，结绳处糊以湿泥，再盖官印或私章，干后即成封泥。此封泥正面印文为“山阴丞印”——山阴县县丞的封印。这一发现直接坐实了该地为会稽郡山阴县官署。

有封泥必有封检和简牍。2025年，在官署建筑附近的水井和灰坑中清理出超过1500枚简牍，形制包括简、牍、封检、符券、削衣等，内容涵盖户籍、名籍、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及各类账簿。其中更有汉代启蒙课本《仓颉篇》残篇，上书“汉兼天下，海内并属”“仓颉作书”等文字，这些通过科学考古发掘首次获得的出土文献实物与两千年前的文献相互印证，为判定稽中遗址的性质提供了关键参考，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塔山和畅坊遗址位于越城区塔山南麓，发掘源于绍兴市文旅集团拟对塔山周边改造提升工程和畅坊区块用地实施建设开发，经国家文物局同意，2024年7月市考古所启动了考古发掘工作。经2024至2025年连续发掘，该遗址目前发现了越国宫城城墙和高等级祭祀场所。考古人员据此在塔山最南面布设探沟，发现了越国城墙。城墙东西走向，揭露长度45米，南北面宽5米，基础保存良好，由夯土墙体和横木基槽构成。城墙基础东南部还发现四个圆形柱痕，推测为门洞支撑柱位置。东侧有一条木质排水暗渠，长5米，与城墙底部宽度一致。城墙、宫门、排水系统俱全。经专家论证，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一致认为此即“东南司马门”与越国城墙基础。

棺内的男性墓主人全身均匀涂抹一层朱砂，头顶大多佩戴扇贝饰，贴身随葬绿松石牌饰和珠饰，而女性墓主人涂朱较少，也不见其他饰品。差异化葬仪直观印证夏代太行区域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结构。

还有一个特殊的葬俗，是专门设置器物箱用来盛放随葬品。打开箱盖的瞬间，一组排列齐整的器物群映入眼帘：磨光黑陶爵、罍、大小不一的陶罐，还有漆觚、漆盒。陶爵、罍均为酒礼器，胎薄质坚，器表装饰弦纹、绳纹、楔形点纹带，制作之精美，足以媲美同期中原王朝的贵族礼器。罍和爵是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礼器组合，出现在太行山西麓一座地方墓葬的器物箱中，其文化含义不言自明。这些墓葬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的墓壁上还留存着三千六百年前古人开凿时留下的踩踏步道，如今我们在发掘时，依旧会踏着古人的足迹不断探寻，不同的时空却也有了不一样的交集。

稻花香里说丰年：多学科解码，重构夏时期太行文明交流通道

单一田野发掘，只能看见遗存表象，想要完整读懂三千六百年前的文明图景，必须依靠多学科联合考古。

首先要解决的是遗址的年代问题。通过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的对比，我们大致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为夏晚期，晚不过早商，而遗址绝对年代的确定必须通过科技测年的手段。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和BETA实验室，分批检测墓葬人骨、葬具等标本，经统一校正确定遗址的绝对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约当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夏晚期。

还要明确的是钟村人的来源，复旦大学完成全部夏时期墓葬墓主人骨基因测序，证实整片墓地是连续传承的父系家族，M10墓主男性与M9男性存在直系父子关系，墓葬排布严格按照长幼辈分规划，形成体系完整的家族墓园。

通过同位素检测数据显示，钟村先民世代定居松溪河谷，主食以粟、黍为主，辅以狩猎野生动物，基本可以确定人群主体为本地土著，同时存在少量中原迁徙而来的居民，印证中原与太行西麓人群双向流动、交融共生。有趣的是M10壁龛的殉人食谱分析结果显示，其生前以吃水稻类为主，可能来自南方，这位殉人究竟是战争的俘虏，还是奴仆呢？谜底暂还无法解答。

矿物溯源是本次研究最震撼的学术突破，彻底颠覆了学界对夏代北方贸易网络的固有认知。矿源分析可知墓主人贴身佩戴的绿松石牌饰、耳饰，矿源与二里头王室玉石完全一致，均来自东秦岭洛南矿区，证明夏王朝核心王室与太行西麓方国共享远距离玉石流通通道。涂朱所用朱砂产自湘黔万山汞矿带，跨越黄河、太行山千里转运至晋阳，是夏代高等级丧葬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西南山地的朱砂，如何辗转到太行山西麓的贵族墓中，成为权力的“底色”？这个问题途中经过了哪些中转站？目前还没有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迷人。墓主头顶随葬的扇贝有可能产于黄渤海，作为财富、身份象征，沿太行山东麓古道向西输送，这份跨越山海的海洋馈赠，让我们对夏代远距离贸易网络的认知彻底刷新。

六座夏晚期墓葬共出土器物近四十件套，遵循一定的礼器组合体系，以磨光黑陶为核心，包含陶爵、陶罍、陶罐，配以漆觚等成套酒礼器，是贵族祭祀、宴饮专用礼器。钟村出土磨光陶器的工艺达到同期北方顶尖水准，胎壁最薄仅1毫米，通体精细打磨乌黑光亮，器身装饰绳纹、楔形点纹、三角弦纹，纹饰对称规整，烧制火候把控精准，工艺水平不输二里头核心区陶器。墓中出土的漆器，其工艺特征和二里头漆器作坊出土标本高度吻合，我们推测，这些漆器很有可能是由中原直接运送而来。

四方珍宝汇聚松溪河畔，足以证明三千六百年前，太行山从来不是隔绝文明的屏障，而是连通中原、海滨、南方、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文明廊道。钟村依托松溪河谷交通要道，构建其庞大的贸易枢纽，既吸收中原礼制文明，又保留本土文化特色，形成兼具独立性与交融性的区域文明形态。

然而，与这些远道而来的“奢侈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钟村遗址出土器物种类不多，尤其缺少青铜器和玉器。这恰恰体现了夏王朝对核心资源的强力管控——二里头政权掌握了铜矿、玉料等战略性资源的获取和分配权，周边方国只能通过王朝体系辗转获得部分“次级”奢侈品，而无法直接拥有代表最高权力的礼器。

随着田野工作的推进，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钟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初，我们从陶器组合中看到了鲜明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罍、爵、觚这些酒礼器，是夏代礼制的核心载体；绿松石牌饰的形制和矿源也直指中原。墓葬发掘同步，我们组织队伍开展松溪河流域全域系统区域调查，覆盖晋阳、和顺、左权、阳泉全境，累计发现十余处同期夏商聚落遗址，聚落规模层级清晰，而钟村遗址面积最大、墓葬等级最高，是整个区域的中心。

在此之前，太行山西麓仅零星发现小型遗址，没有高等级聚落遗存支撑学术研究，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是夏文化边缘，文明发展滞后。钟村遗址为中心的流域聚落群的成套实证，直接证明太行西麓存在着一处独立、发达、成熟的夏代方国文明，与豫西二里头夏王朝、冀南下七垣文化并立，共同构成黄河中下游夏时期多元文明格局，彻底改写夏文化研究的地理框架。钟村遗址是一处独立于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是东太堡文化的核心区域。这个“独立”耐人寻味。它不是夏王朝的直辖领地，却与夏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资源交换和礼制模仿；它雄踞太行山西麓，凭借对关键通道的掌控，在夏王朝与周边势力之间经营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考古记

范文谦

太行西麓的『文明密钥』

2026年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山西钟村遗址成功入选，站在颁奖会场，回望两年的田野风雨，一幕幕恍如昨日，心情难平。

太行西麓的松溪河畔，昔阳钟村被成片现代居民楼包裹，谁也不曾料到，喧闹小城层累的黄土之下，竟完整埋藏着一处尘封三千六百年的“文明密钥”。在此之前，学界长期认定，夏时期文明核心集中于豫西二里头、晋南汾浍流域，太行山西麓只是文明边缘。在钟村遗址我们发掘出总面积46.2平方米的夏代顶级大墓、排列规整的贵族墓地，还有来自千里之外的海贝、绿松石、朱砂，松溪河流域十余处夏商遗存等等，用实打实的出土遗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补上了太行山西麓关键的一环。

这份足以改写中国夏商考古格局的成果，依托“先考古、后出让”的文物保护制度而生，凝结着全队20个月栉风沐雨的田野坚守，更汇聚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心血。黄土层里封存着三千六百年前贵族的生死礼制，方寸探方之中记录着我们这群考古人以手铲释天书的初心。接下来，我将以亲历者的视角，完整讲述钟村遗址从勘探发现、抢救发掘、多学科解读到活化传承的全过程，完整还原钟村遗址从发现、发掘到解读的完整考古实录，讲一讲探方背后鲜为人知的田野故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考古前置，守护闹市黄土台塬下的文明遗珠

五月的昔阳，寒意尽退，暖意袭人，这里仿佛是一卷被时光浸染的宣纸，墨色里透着太行山特有的筋骨与温度。昔阳县的钟村，东依太行山蒙山，西临松溪河冲积台地，土沃水足，自古便是先民定居的理想之所。

2023年昔阳县启动钟村片区土地收储规划，按照属地工作安排，晋中市博物馆考古团队率先进场，经过初步勘探，接连探出数座竖穴土坑墓，根据墓葬形制等特征初步判定为战国小型墓葬，这份勘探报告随即上报至省文物局。

2024年春节过后不久，省文物局有关钟村片区拟出让地块涉及战国古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的批复文件，摆在了我的桌前。同年5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晋中市博物馆、昔阳县文物所联合组建的考古队正式进驻工地，系统性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说实话，起初没有抱太大期待。昔阳及邻近的和顺、平等晋东地区一带历年来发现的战国小型墓葬并不多见，我们在钟村陆续清理出几座战国墓葬，规规矩矩，随葬品寥寥。转折发生在M8的清理过程中。一天下午，清理填土至棺椁位置，竟然出现了两具木棺，每具木棺内还各放置有一具人骨，居然是双人合葬！这在战国小型墓中罕见。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人骨表面赫然覆盖着一层殷红色的物质，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那抹红依然触目惊心。脑海中闪过一个疑问，难道是朱砂？带着满脑的疑问，彻夜未眠，对第二天的发掘更是充满了期待。翌日，发掘至椁室北侧，一个独立设置的木箱赫然出现，箱内有规律摆着数件陶器，它们器型独特，胎薄质坚，器表经磨光处理，装饰着多样的纹饰。其中一件器物，我越看越眼熟，越看越不敢相信，那分明是二里头遗址典型的管流爵，这是夏时期的标志性礼器。这不是战国墓！

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接连揭露出5座墓葬都有同样的形制，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我和发掘团队一起开会，决定接下来的发掘不能再按照基本建设考古来进行，而要当做主动性发掘来对待，重新制定详细发掘计划。同时，对整个3万平方米发掘区域再次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古勘探，最终我们一共探明墓葬18座，清晰分为两大区域：东侧集中分布12座小型战国墓，西部核心区区域整齐排布6座夏晚期高等级墓葬，墓葬主次分明、排列有序，一处完整的夏代父系贵族家族墓地得以完整呈现。

太行山西麓的夏商时期考古，几乎是一片空白，文化面貌不明，聚落形态不清，学界默认这片区域在夏代属于“边缘地带”。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铲，补上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关键缺环。从业近四十年，从未在晋东地区见过规模如此宏大的夏代墓葬。而这一个重要考古发现，正是山西省考古前置政策落地见效的典型案例。2022年山西省出台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所有土地收储出让前必须完成考古勘探，从源头杜绝基建损毁地下遗存。

夏风吹动谷连天：探方深耕，还原夏代贵族墓葬的独特礼仪

2024、2025年整整两年，我们全队扎根这片台塬，一寸一寸剥离三千六百年层层堆积的黄土，完整清理出6座夏晚期墓葬。当时这些贵族的生前身后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每一次发掘都会触动心底无限的畅想，问题的解决还要从发现本身去探寻。

6座墓葬中，最让人惊喜的是编号M10的这座大墓，面积达46.2平方米，规模远超同时期其他墓葬。一座夏晚期的地方墓葬，何以拥有远超他处的体量？这个疑问让学界反复琢磨。但M10的惊人之处远不止于规模。整座墓葬采用外石椁、内木椁、三棺并列的双椁三棺结构，在全国夏代遗存中仅此一例。构建石椁的石料总量达到了4立方米，应为就地开采，棺和椁的木材全部选用太行山原生松木对半剖开制成，木材纹理清晰完整，足以证明当时先民就地取材、成熟完善的资源利用和墓葬营建技艺。另外四座中型贵族墓同样规格可观，面积在18–26平方米之间，采用一椁一棺结构，男女合葬。

随着人骨清理完成，一套夏时期独特葬俗完整呈现现在我们眼前，男女贵族葬仪区分明确，同时兼具太行本土文化与中原二里头礼制双重特征。所有墓葬主

更令人震撼的是，塔山和畅坊遗址发现了越国国家祭祀场所。东汉《吴越春秋》载，塔山系范蠡筑勾践小城（王宫）时出现：“城既成，而怪山自至。怪山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越之霸也……起游台其上，东南司马门，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灵台。”塔山即越王勾践称霸的吉兆之山，故勾践在山上建了游台，在山顶设灵台以观测天象。

我们持续向下发掘，在地下4至6米处发现大型越国高等级祭祀遗迹。遗迹由祭祀台、祭祀坑和祭祀沟组成。祭祀台为人工堆土筑成，台基内发现东西两排横纵等距分布的32个祭祀坑，坑内放置覆盖编织物的印纹硬陶坛，坛内盛装马、鹿、鱼等牺牲，以及五谷、水果等祭品。祭祀沟位于祭祀台基南侧，长45米、宽8米，沟内埋藏大量印纹硬陶坛、原始瓷碗杯、锡戈及动物骨骼。动物骨骼中，哺乳动物达70%，鹿骨占比最多；鱼骨种类极为丰富，包括鲨鱼、石斑鱼、金枪鱼、大黄鱼等海鱼；另有牛、马、狗、猪、鸡、鸭骨乃至龟甲。植物遗存包括水稻、小麦、小米等五谷，还发现了桃核和李子核——不仅证明水果用于祭祀，更可根据此推断祭祀时间和对象。桃李约在每年6月至8月成熟，即农历七月，恰逢中元节，中元节是先秦“秋尝”祭祖古俗——秋收时节以新谷祭祀祖先，报告丰收。越国高等级祭祀遗迹，生动再现了越王勾践“尊天地，事鬼神，奉祖豆而修祭祀”的盛况，与文献记载高度契合，使勾践“龟山昭龟”的历史场景跃然眼前。

价值意义：六千年古城文明的完整链条

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遗址东西相距仅400米：一处统管官仓与行政，一处负责祭祀与防卫，共同构成越国都城的核心功能区。2024年至2025年，两处遗址总发掘面积7600平方米，发现遗迹1865处，出土重要遗物5761件。2025年10月19日至20日，绍兴市文物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20位专家出席。专家充分肯定了两处遗址的重要价值，北京大学赵辉教授总结说，这是考古学界“第一次真实地触摸到了古越国都城、秦汉会稽郡治核心区的面貌”。遗址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六方面：

其一，实证绍兴古城2500年建城史。首次在古城内确认战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基址，碳十四测年距今约2500年，与勾践建都年代完全吻合，填补了古城内无高等级越国遗存的空白。

其二，将绍兴古城人居史上溯至6000年。塔山和畅坊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遗存，出土陶器、石器和玉器，证明距今约6000年前绍兴古城已有先民生活。从马家浜到越国、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地层完整叠压，堪称“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罕见城市演化样本。

其三，首次揭露越国国家祭祀体系。祭台、祭祀坑、祭祀沟及大量性祭遗存，印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制，是越国祭祀礼制的重大发现。

其四，浙江首次科学发掘获得郡县官方文书。1500余枚简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多领域，为研究汉六朝地方治理提供了第一手档案。

其五，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大发现。越国与汉代建筑均采用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的方式——先用树皮木屑铺平地面、垫土成台，再在台基上深挖基槽构筑木构基础，是越地干栏式与中原台基式的完美融合。

其六，首次发现汉代会稽郡官作坊。塔山和畅坊发现铸造五铢钱、铜镜及青瓷窑业作坊遗存，是汉代青铜冶铸技术南传的重要实证；稽中遗址出土甲冑表面发现镀锡工艺，系国内冶金考古首次发现。

专家们一致认为：两处地点发掘的一系列越国都城及秦汉六朝时期会稽郡重要遗存，实证了绍兴古城六千多年人居史、两千五百多年城市发展史，是绍兴作为越国郡邑、会稽郡郡治的东南首邑的核心价值所在，为中国百越史研究和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专家们建议以稽中、塔山为关键坐标，在古城核心区开展系统性勘探，启动越国都城考古五年规划，并通过地方立法保护古城重要考古遗产。

未来工作：路漫漫上下求索

绍兴古城作为东周时期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治所在地，长期以来仅见文献记载，缺乏考古实证。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诸多突破性考古实证对于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而言，真切切切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相信随着未来各项工作的持续推进，湮没在历史长河的“小城故事”也将娓娓道来。

作为一线考古人，能够亲手触摸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的核心面貌是何其幸运。诚然，越国都城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继续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继续搞好考古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让“鉴湖越台名士乡”这片神奇的土地历史更清晰、文脉更厚重，为赓续城市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谨以此文献给为稽中遗址保护做出不懈努力的各方有识之士，也向不忘初心坚守田野付出汗水的绍兴考古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单位：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